

古詩十九首（選二）

佚名

行行重行行¹，與君生別離。
相去²萬餘里，各在天一涯³。
道路阻⁴且長，會面安可知？
胡馬依⁵北風，越鳥巢南枝⁶！
相去日已遠⁷，衣帶日已緩⁸。
浮雲蔽白日⁹，遊子不顧返¹⁰。
思君令人老，歲月忽已晚。
棄捐¹¹勿復道¹²，努力加餐飯！

一、作者簡介

五言詩在西漢後期產生，到東漢時逐漸成熟。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蕭統所編的《昭明文選》，收錄了不少漢代文人的五言詩，古詩十九首是其中一批代表作。古詩十九首不是一人一時之作，但內容、風格大體相似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古詩十九首的內容，主要是抒發遊子懷鄉、閨人怨別之情。這類詩作的產生，與當時無數百姓被迫流離的社會情況有關。此外，漢代遊宦風氣極盛，士子為求出仕，往往要離鄉背井。古詩十九首中所寫的遊子主要是這類人士。

三、注釋

1. 行行重行行：走啊走啊，不停地走。重：㊦[仲]，[zung6]；亦讀作[從]，[cung4]；㊦[chóng]。
2. 去：距、距離。
3. 天一涯：天各一方。涯：㊦[捱]，[ngaai4]；此處叶韻亦讀作[移]，[ji4]。
4. 阻：路難走、險阻。
5. 胡馬：北方的馬。胡：北方，古代泛稱北方之地為胡。依：依戀。
6. 越鳥巢南枝：南方的鳥遠飛他鄉仍要在朝南的樹枝上築巢。越：南方百越之地。巢：築巢，作動詞用。

7. 日已遠：一天比一天遠。
8. 緩：寬鬆。
9. 浮雲蔽白日：浮雲遮蔽太陽，一般比喻奸人讒害賢良。這裏暗指遊子可能受人所惑而不能回家。
10. 不顧返：不想着回家。
11. 棄捐：拋開。
12. 勿復道：不再說了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這首詩以簡單樸素的語言，寫閨人怨別之情。

首句「行行重行行」，疊用「行行」兩個疊字，以凸顯遊子正不停地前行，第二句「與君生別離」，點出彼此正當生別離，並暗用《楚辭·少司命》「悲莫悲兮生別離」的語意，強調離別之悲。

「相去萬餘里」至「越鳥巢南枝」幾句，寫空間對兩人之阻隔，並分幾層展現離別之苦：首先說明遊子處身萬里之外，彼此天各一方，相隔天涯；再而闡述遊子所走的路既艱難險阻，又漫長遙遠，感歎會面之期難料，此處「道路阻且長」暗用《詩經·蒹葭》「道阻且長」，以豐富思念的意涵；之後用胡馬和越鳥作比興，抒發思念之情：「依北風」寫胡馬對北方的依戀，「巢南枝」寫越鳥對南方的思念。鳥獸尚且有故土之戀，何況是人呢？思念之情至此推至高潮，離別之苦躍然紙上。

「相去日已遠」至「歲月忽已晚」幾句，寫時間之阻隔，兩人別離之長久。「日已遠」遙應首句「行行重行行」，感歎與遊子相隔越來越遠，閨人因思念對方而日漸消瘦，以致衣帶日漸寬鬆。接着詩人以「浮雲蔽白日」作比喻，暗點遊子不能回家的原因：大概是受人所惑，陷於漂泊之境，而有家歸不得。「浮雲」之句多見於同時期的作品，如漢樂府《古楊柳行》：「讒邪害公正，浮雲蔽白日」，而曹丕的《雜詩》其二就用「浮雲」比喻「客子」，感慨其命如浮雲飄零，不能自主。參照而讀，可豐富我們對這句詩的理解。「蔽白日」同時令人聯想到閨人的心情就像浮雲遮日一樣陰暗。這句和「歲月忽已晚」相呼應，帶出歲月匆匆，轉瞬已晚，雙方只能在思念和期盼中任由年華老去。這段中的「衣帶日已緩」與「思君令人老」也遙相呼應，寫別離日子之長，而思念對人的煎熬是使人既瘦且老，形容枯槁。兩個句子寫來皆平白如話，卻能具體呈現抽象的思念之苦。面對相隔天涯，會面無期的長久思念，如何承受得起呢？閨人只好「努力加餐飯」，表示要保持健康以待會面之日。矢志不渝之意，於此可見。

全詩以閨人情感之起伏為脈絡，落筆點別離之情，接而寫空間、時間之阻隔，帶給閨人的相思之苦，最後以閨人飽受別離之苦下仍堅持等待作

收結，結構謹嚴。詩中多直接向「君」訴說的口吻，如「與君生別離」、「思君令人老」使情感表達更為直接。詩歌語言質樸自然，平白的文詞，卻能具體展現兩人相隔之遠、之久、之苦。言淺意深，雋永耐讀。

迢迢¹牽牛星，皎皎河漢女²。
纖纖擢素手³，札札弄機杼⁴。
終日不成章⁵，泣涕零⁶如雨。
河漢清且淺，相去復幾許。
盈盈⁷一水間，脈脈⁸不得語。

一、注釋

1. 迢迢：遙遠的樣子。迢：粵[條]，[tiu4]；普[tiáo]。
2. 河漢女：指織女星。河漢：銀河。
3. 纖纖：形容手指的細長。擢：擺動。素：潔白。
4. 札札：織布機的響聲。札：粵[軋]，[zaat3]；普[zhá]。機杼：織布機。杼：織布機中的梭子，粵[柱]，[cyu5]；普[zhù]。
5. 終日不成章：指織女整天織布，卻織不出整幅的布來。章：布的經緯紋理。
6. 零：落。
7. 盈盈：清澈的樣子。
8. 脈脈：凝視的樣子。

二、賞析重點

本詩運用想像，將牽牛星和織女星化作人間夫婦，細緻地描寫了織女對牛郎的思念，並點出他們被河漢分隔而無法相聚的苦況。

詩的開首從織女的角度着筆，用「迢迢」點出牽牛星與她相距得很遙遠；「皎皎河漢女」既寫織女星之明亮皎潔，也將之人格化，展示織女純潔美麗的形象。

織女善織布，詩人落筆即從這個特點着墨：用「纖纖」二字形容織女的手指纖細修長，用「擢」寫「素手」的擺動，整句以動作、形態、膚色寫織女織布的情態。然後用「札札」描摹織女撥弄織布機發出的聲響，疊字「札札」顯示聲響的重複，暗示織布之忙碌。可惜的是，織女雖然終日「弄機杼」，卻織不出布帛來。「終日不成章」一句化用了《詩經·小雅·大東》「跂彼織女，終日七襄。雖則七襄，不成報章」的句意。接着寫織女淚落如雨，進一步把天上的織女星，寫成有情感有思緒的人間女子。織女的落淚，似是因苦惱織不成布。但是，她為何終日忙碌又織不成布呢？為

何情緒突然低落得「泣涕零如雨」呢？這些都是懸疑。

最後四句，清楚交代織女哭泣的原因：她與牛郎被「盈盈」的銀河所阻隔，彼此可望而不可即，只能含情相遙望；同時也解開「終日不成章」的疑團，因為織女思念牽牛而心不在焉。這裏，「盈盈」二字強化了河水的真實感；「脈脈」則生動地描摹了織女含情遙望的神態。

善用疊字是古詩十九首的特點，這首詩對疊字的運用甚為精妙。素手「纖纖」生動形容織女手指之細長和美，結合機杼「札札」，猶見其織布之情態，靈活傳神；「迢迢」只二字，寫盡牽牛星的遙不可及，「皎皎」生動地形容織女星之明亮，銀河之皎潔閃耀，兩句結合則勾勒出絢麗的天上美景。「盈盈」寫水的清澈，與「皎皎」相呼應，描繪出銀河之景象；「脈脈」則具體展現牛郎和織女隔着銀河含情凝望的情態。

詩歌巧妙地把人間實境與天上仙境揉合在一起，將牽牛、織女寫成人間夫婦，細緻曲折地描寫了織女對牽牛的思念，以及被河漢分割的悵悵。詩歌構思新穎，讓天上人間互相交織，為別離的悲傷，增添一點悵美。